

城市印象

家住运河边

■申功晶

我的老家是隐匿在大运河畔闹巷间的一处深宅院落。当我安逸地端坐在书斋里，经常听到一阵阵冗长尖锐的汽笛声，凄厉地划破长空，穿窗而入。这是京杭大运河上的货轮在鸣笛。

我至今仍清晰记得，我幼年时，年轻的父亲经常牵着我来到运河边。父女俩大手拉小手，并排站在河堤上，浪涛拍岸，卷着河腥味儿扑面而来。

一只只装满大米的麻袋，鼓鼓囊囊载满船身。古运河上，帆樯林立，大小船只首尾相衔，浩浩汤汤，沿着运河溯流北上。弄船的男人脱光上衫，露出古铜色肌肤，个个壮实如牛。他们的家眷多为年轻妇人，或神情悠然地给孩子喂奶，

或站立在竹竿旁晾晒刚洗好的衣物。不远的岸边，传来“砰砰”的响声，年幼的我循着声响扭转头，但见一只整船被翻扣过来，底部朝天，一位船家举起斧头狠劲往船身上敲打。父亲说，那船太累了，得将养一阵子方能下水。须臾间，阵阵饭菜香飘入鼻端，船上人家开始生炉做饭了。

偶有赤膊少年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看得我满脸羡慕，吵着嚷着也要下水“凉快凉快”，唬得父亲忙编造“运河水深浪大，还有水鬼，专门抓小孩子”的瞎话来哄住我。

父亲给我讲述过很多关于大运河的故事。比如，我的祖父，他自少年起便奔波于京杭大运河，经营布匹生意，他背着老式相机，逛过很多城市，尝过不少美食，有湖州的千张包、南浔

的鳊糊面、嘉兴的文虎酱鸭……听得年幼的父亲，哈喇子从嘴角淌到胸口，从胸口滴到脚板……

提到大运河，是绕不过隋炀帝杨广的。他为一己私欲，下扬州看琼花，不惜倾全国之财力，开挖京杭大运河。据传说民工的下半身因长时间浸泡在水里，自腰以下皆腐烂生蛆。他们不堪压迫，于是，“十八路反王，六十四路烟尘”揭竿而起。这个横征暴敛的短命王朝二世而终。后人用“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，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”来形容杨广的滔天罪行。

在年少时，生性多思且易忧的我，心里一有烦恼郁结，便跑到运河边散步，寂寂地想着心事。彼时的我，已经学会了游泳，却没了涉水的兴致。

我陆续涉猎了不少史书，

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。其实，真正的杨广并不像民间传说、话本小说中描述的那般荒淫无道、一无是处。他开创的科举制度，敲破了“上品无寒门、下品无士族”的冰局，为无数寒门子弟打开了一条公平上升的黄金通道；他修建的京杭大运河，沟通南北，孕育着沿岸的文化经济，造就了一个个“歌吹沸天”的繁华都市；他三征高句丽，削弱了外夷侵吞华夏民族的潜在威胁，为后世王朝一统天下奠定了扎实的根基。

惜乎，这一切太过急功近利。杨广“急进军”式的气概，造成了短时间内民力耗损太大、国力迅速衰竭、百姓民怨沸腾的后果，最终一场波及全国的农民起义将帝国推向了历史的终点，给了李唐王朝取而代之的“偷桃”之机。

后来，李氏父子为了彰显其改朝换代的合法性，不吝笔墨抹黑歪曲前朝，将杨广塑造成一个弑父欺母、臭名昭著的千古暴君。可“历史多么无情而又有情，不遗忘每一个对历史的贡献，也不宽容每一个对历史的障碍。”（历史学家范文澜语）。晚唐诗人皮日休在《汴河怀古》诗中还了杨广一个公道：“尽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禹论功不较多。”

可以这么说，“明君”李世民得感谢“昏君”杨广，要不是隋炀帝飞蛾扑火的自焚行为，又何来一个清明太平的大唐盛世。杨广在位短短十四年，却为子孙后世留下了造福1400多年的不朽功绩——京杭大运河就是其中之一。它“罪”在当时，却利在千秋。

如果把京杭大运河比作一条玉带，那么我的家乡姑苏城

就是玉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俗语云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。作为“天下粮仓”的苏州，在古时肩负着向中央王朝输送物资的漕运任务，大至木石粮米，小到丝茶果蔬……源源不断，它成了漕运重要的中转机构。久而久之，苏州便形成以枫桥为中心的米市群落，而米市的兴旺又顺势带动了商业的发展，油酱店、茶馆、药材铺、典当……从现存的码头、寺院、粮仓、茶馆等遗迹，可略窥昔年的“京杭大运河繁华图”。可以想象一下，古运河上，冗长的船队，如水上列车，旧日里岸上人招手呼船，从船家中购得所需物品。

大运河的乳汁，滋养了市井人家的雅趣生活，也灌溉着生生不息的江南文脉。小说中，弱质少女林黛玉自姑苏辞父，只身坐船沿大运河北上进京；话本里，绝代名妓杜十娘，脱籍从良，随夫沿着运河一路南下，途径瓜洲渡，怒沉百宝箱；诗海里，落榜考生张继在横跨古运河的枫桥畔孤枕独眠，一宿千年。

我漫步河堤，手指摩挲着斑驳的古城墙，它与流淌了千年的京杭大运河相依相伴，书写出多少不朽的历史传奇？

中年看水，与少年不同。少年眼中的大运河，波澜壮阔、奔腾不息，能让人感受到强劲的脉动。之后的几十年里，当年的那个少年涉足天南地北，攀过的高山峻岭，蹚过的大江大河，无计其数。诚如汪曾祺先生在《山河故人》中说，山依旧是那个山，河依旧是那个河。没错，山河如故，只是人的阅历不一样了，眼界和心胸自然也不一样，看出来的东西理所当然更不一样。

子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分昼夜。逝者如斯，光阴亦如斯，我站在运河边怀旧，时光就像一个无言的贼，不经意间，它偷走了我们的青春、我们的美梦……甚至我们的一切。

而我的大运河，我的母亲河，却永远如此古老又年轻……



天地映美

盛利者摄

惊鸿

闲思随笔

■王国梁

朋友是个生意人，生意场上的竞争很残酷，压力经常会像大山一般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朋友自有一套减压方式，所以总能保持比较良好的状态。

朋友的减压方式很奇特，就是趁着夏季寻一处树阴，在树阴里小睡一会儿。他会找一个时机开车奔向郊外，找一个风景较优美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必须有树，最好是有几棵大树。他看看风景，感受久违的自然风光，然后就在两棵大树中间绑一张吊床。他躺在床上，悠悠哉哉地晃上几晃，仿佛是孩子躺在摇篮里一般。一会儿工夫，他便睡着了。他的睡梦中，有花香，有清风，有流云，

有绿树，有阴凉……只需要小睡片刻，再睁开眼睛，便顿感神清气爽。他说，累积在心中乱纷纷的俗事就在小睡的时候一点点消散了，醒来时轻松无比。这种小睡，既随意又有仪式感，很有治愈效果。

我理解朋友的感受，他在树阴里小睡一会儿，其实是让自己重回简单纯净，是疗愈心灵的好方法。这源于小时候乡村生活的经历。每个在乡村生活过的人，谁没有夏天的树阴里小睡过？玩累的时候，打个盹儿，做个浅梦，树为我们撑起一片阴凉，也撑起一方休憩

的天地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跟小伙伴整日在田野里奔跑。我们尽情撒欢儿，像飞鸟一样自由翱翔在天地之间。跑得满头大汗，我们便找一处树阴顺势躺倒。乡间的树，散落在田野里，走几步便有一棵。一棵棵大树，让田野里的风景有了高低错落之美。我们有时候爬到树上，更多的时候是在树下休息。夏天的树阴是最惬意、自由的地方。微凉的风阵阵吹过，清凉的感觉从肌肤透入肺腑。不知不觉，我们便进入了梦乡。那样的梦乡，有青草的芬芳，有果

实的甜蜜，有鸟儿的歌声，有虫儿的窃语。

那种田园诗一般的片段，扎根在我们的记忆深处，对未来的生活产生着深远影响。童年的经历是我们一生的源头，无论我们以后走得多远，飞得多高，都会牢牢记得启程的地方。一个人走过了再曲折的道路，经历了再艰难的历程，只要一回到起点，瞬间就会感觉一切归零，一颗心重新变得鲜活纯粹。

在树阴里小睡一会儿，是朋友回归起点的方式，也是他找回自我的方式。仔细想想，在树阴里小睡一会儿是多么浪漫和诗意的事啊。俗世纷繁，人海喧嚣，我们都容易被一些光怪陆离的事物迷惑了双眼、迷惑了心灵。心灵因此承受着

不能承受之重，久而久之，我们的心就会产生将被压垮的沉重感。这样的时刻，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安宁的天地，给自己松绑，给生活留白。而在树阴里小睡一会儿，正是让复杂归于简单、让沉重化为轻松的方式。我总觉得，这个世界上的树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来休息的，所以休息的“休”字，用字形上看就是人在树下歇歇脚。夏日里大树撑起的阴凉，是最安静轻松的地方。从繁忙中抽身，从沉重中逃离，到树阴里小睡一会儿，一定会体验到别样的惬意，感受到生命的安然。

别急着赶路，在树阴里小睡一会儿。暂停是为了更好地启程，做一个轻松的梦再上路，我们的脚步一定会更加有力。